

彦归来
著

后来

Searching



for True Love

半醉半醒之间，
熨帖的是爱人，

流转的是文字，
隽永的是传奇……

半冷半暖之间，
最怕的是深情，

最难的是割舍，
最美的是成全。



彦归来 著

后来

Searching



for True Love

半醉半醒之间，
熨帖的是爱

流转的是文字，
隽永的是传奇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来/彦归来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5054-2144-8

I. 后… II. 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7772 号

后来

作 者 彦归来

选题策划 杨 彬 张 冉

责任编辑 张 冉

特约编辑 崔晶晶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ADgirl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68413840 68433213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428 千字

印 张 21.5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2144-8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紫俏在很小的时候听外婆说：“男为天，女为地，门当户对才能成就方圆。”

后来，她牢记这句话，带着笑，看他消失在人海。

后来，她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

冰陶花，指尖沙，他是她仲夏夜里，十七岁的少年。

千江月，帘拢雪，他只是她最缄默，最缄默的记忆。

后来，她听见一个声音，

清越，朗阔，如山风拂过白木兰。

后来，他说：“我等你长大。”

一刹那，原来时光已翩然轻擦。

月兮苍苍，皎望其光，我有所慕兮，如缕初长。

月兮茫茫，庭芷拂霜，我有所思兮，彼天一方。

目 录



第一卷 千江有水千江月

- 第 一 章 等你重逢 / 3
- 第 二 章 青梅竹马 / 7
- 第 三 章 因陶酒醉 / 11
- 第 四 章 紫鱼问情 / 15
- 第 五 章 昨夜星辰 / 19
- 第 六 章 初恋阴影 / 22
- 第 七 章 粉红心事 / 26
- 第 八 章 门当户对 / 29
- 第 九 章 静海微澜 / 33
- 第 十 章 缘起风凰 / 38
- 第十一章 昙花情人 / 41
- 第十二章 陌路回眸 / 45
- 第十三章 曲径通幽 / 49
- 第十四章 甘之如饴 / 52

- 第十五章 端午家常 / 55
- 第十六章 杜鹃啼血 / 59
- 第十七章 等你无期 / 64
- 第十八章 爱你恨你 / 69
- 第十九章 临行临别 / 74
- 第二十章 千千阙歌 / 78
- 第二十一章 眼瞢秘密 / 82
- 第二十二章 乡间偶遇 / 86
- 第二十三章 香梦沉酣 / 90
- 第二十四章 知己知彼 / 94
- 第二十五章 佳人有约 / 98
- 第二十六章 真心假意 / 102
- 第二十七章 非礼勿视 / 106
- 第二十八章 梧桐纷争 / 110
- 第二十九章 茉莉花香 / 114
- 第三十章 香风轻度 / 118

第二卷 万里无云万里天

- 第三十一章 转山转水 / 125
- 第三十二章 灯火阑珊 / 128
- 第三十三章 心乱如麻 / 132
- 第三十四章 为爱痴狂 / 135
- 第三十五章 银河小船 / 140
- 第三十六章 初尝情味 / 144

第三十七章	血影泪光	/ 149
第三十八章	简爱冰糖	/ 153
第三十九章	举手无回	/ 157
第四十章	许身疤痕	/ 161
第四十一章	有容乃大	/ 165
第四十二章	若即若离	/ 169
第四十三章	结心结爱	/ 172
第四十四章	燕湖泪滴	/ 175
第四十五章	斯人憔悴	/ 179
第四十六章	碧荷兰舟	/ 183
第四十七章	七锁锁妻	/ 188
第四十八章	不祥之物	/ 192
第四十九章	无价之宝	/ 196
第五十章	不速之客	/ 200
第五十一章	识曲别音	/ 204
第五十二章	宛如轻扬	/ 207
第五十三章	虎嗅蔷薇	/ 212
第五十四章	绣爱袂情	/ 216
第五十五章	晚妆初过	/ 221
第五十六章	夜宴酒樽	/ 225
第五十七章	冰火冲天	/ 229
第五十八章	木兰蛊毒	/ 233
第五十九章	梦里花落	/ 237
第六十章	为爱停留	/ 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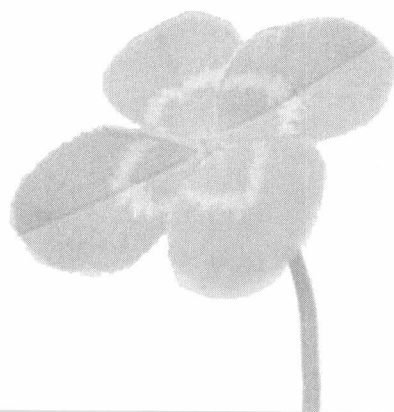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卷 深知身在情常在

- 第六十一章 快意思仇 / 249
- 第六十二章 一晌贪欢 / 253
- 第六十三章 惊魂叠影 / 257
- 第六十四章 雪绒花语 / 261
- 第六十五章 午夜交易 / 265
- 第六十六章 不如归去 / 269
- 第六十七章 水晶之恋 / 274
- 第六十八章 君若到时 / 280
- 第六十九章 花阁流言 / 284
- 第七十章 风生水起 / 288
- 第七十一章 歧路携手 / 293
- 第七十二章 倾城暗涌 / 299
- 第七十三章 美丽心情 / 304
- 第七十四章 订婚定愤 / 308
- 第七十五章 相思留醉 / 312
- 第七十六章 比愤可待 / 315
- 第七十七章 夜夜除非 / 320
- 第七十八章 爱不释手 / 325
- 第七十九章 对影三人 / 329
- 第八十章 陌生花开 / 333

千江有水千江月

第一卷



第一章 等你重逢

这是北方的小城——燕阳，这里曾经是燕国的领地。

据说，燕国的太子丹就长眠在燕水湖畔，他如月般的风雅，一直轻漾到如今。

如今已是人间四月天，文圣路旁的桃树迎着料峭的春风笑，准时绽开了花蕾，柔弱的娇颜执著得近乎倔强，年年如约，年年依旧。

文圣路因为建有孔圣人的文庙而得名，燕阳电视台、人事局、中心医院、教委、重点高中都云集在这条路上，书声琅琅，翰墨飘香。

武圣路是繁荣的商业街，建有新世界商场、燕来超市、爱家建材家居广场，私人的商业网点更是密集如织。

即将开业的“等你”陶吧就在文圣路和武圣路的交叉点上，左拥文圣，右抱武圣，面朝市内最大的百乐酒店，可谓占尽了地利。

陶吧内，宽大的落地窗前，宋衮瓷站在那里注视着窗外，凝神与沉思间，似乎忘记了时间，只有陶瓷盆景里的流水叮叮咚咚地响，像那些流逝的懵懂青春。

他回来半年了，于紫俏并不知晓。他没有刻意隐瞒，只是她在存心躲避，躲避着他和他的一切消息，就当他是消失在太平洋里的空气。他心里恨恨地想：“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会后悔吗？”

这句话他曾对紫俏说过，那时，他临近毕业，面临的选择很多，其中包括“于紫俏”。

这个女孩从小就倔，轻离别的姿态做到了极致，简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在他游移不定时，果断地抽身而退，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，一直没给。

今天，他要见紫俏，理由是：“等你”陶吧开业在即，拟在电视台做广告宣传。他新结交的朋友——电视台广告部的张总，把现已是首席策划的紫俏派来做前期采访，这完全在衮瓷的意料之中。



刚刚跟紫俏通了电话，声音依旧轻柔，多些成熟，带点客套。

电视台距离陶吧并不远，紫俏说要走过来，在午后。

午后，淅沥沥的细雨说来就来了，像眼泪织就的情网，断了又续，缠绕了天和地。

“不知道有没有带伞？还是去迎迎她吧。”宋衮瓷心里想着，拿了把雨伞走出去。

远远地就看见了她——

紫俏撑了把鹅黄的雨伞，盯着红砖道上粉的、白的落花，灵活地绕开，偶尔还踮起脚，裙角都跟着飞了起来，看上去一蹦一跳的，惹得几个行人注目，自己却还浑然未觉。

“二十六岁了吧，还像个孩子。”衮瓷暗想，眼中的宠溺一闪而过，取而代之的是静静伫立，微笑着看。

紫俏感觉到了——曾经是那么熟悉的注视，隔着十米的距离，一瞬间，或又一世。

她浅笑着迎上这男子的目光，那里有阳光的灿烂，月光的清雅。

重逢，在午后细雨中，在缤纷的桃花树下，可入画，一幅素白瓷胎上的“等你”。

韩风开着伊兰特飞驰而过，旋风似的驶进市中心医院。

车窗外的“重逢”被韩风收入眼底，他薄薄的唇角浮现出一抹玩味的冷笑，邪魅阴霾顷刻间弥漫在车内。

其实，车内只有他自己，装酷？哪个美女看得到？

“等你”陶吧共有三百平方米，分上下两层。一楼是开放式大厅，二楼设有琴音、棋风、书香、画彩四个包厢。设立四个项目：一、销售陶质的情缘饰品；二、陶艺师现场指导顾客制作陶器兼彩绘；三、供应各类饮品和西点；四、以陶为主料装饰装修卫浴、橱柜、酒台、书架、电视墙。

因为是在试营业期，再加上小雨未停，只有两名顾客，是母女俩。女孩也就四五岁，长得白白胖胖，漂亮极了。母亲握着她的小手往瓷胎上涂色，陶艺师在一旁轻声软语地指导，奶声奶气的儿歌漾满一室。

衮瓷和紫俏在陶吧的一楼临窗而坐。

“那个妞妞来过好几次，每次我都要看上半年，像你小时候……”衮瓷对紫俏说。

紫俏摇头道：“我小时候丑，没她漂亮。”停顿后又说，“可能也没那么丑，就是你长得太好，把我给衬的！”

衮瓷笑出了声，扬起了浓黑的眉毛。

他为紫俏端来咖啡，并加入一块方糖，又往自己的杯中斟上“绿水青山”，



这是苦丁茶的一种，微苦而回味甜。

紫俏翻看陶吧的宣传资料，又往咖啡杯里续填了两块糖。

衮瓷盯着她，笃定地说：“俏俏，你一直都没变！”话中别有意味。

紫俏笑道：“怎能不变？这些年，好像只有爱吃糖的习惯没变。”

衮瓷品着茶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苦，叹气：“记得小时候，我总是把奶糖留给你吃，还有巧克力……”

“如今，叶远婷有没有这样的待遇？”紫俏本想调侃他，随即就后悔这样问了，暗暗懊恼，怎么把自己带进坑里去了？临来之前，不是想好了吗，除了广告，其它一概不谈。

不经意对上他的视线，绞着她的眼睛，令她躲闪不及。那么漂亮的凤眼，在宽而深的双眼皮上竟然出现了几道浅纹，她不禁想去抚平，又不免自嘲：究竟有哪道皱纹是为我而生呢？酸楚也随即而来。

只听得耳边响起衮瓷的话：“我和叶远婷分居半年了，等忙完了这段，跟妈说明白后，我们就办离婚手续。”

紫俏愣了好半天，问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衮瓷自嘲：“你真的没想到还是没有想过？”余下的话，衮瓷没有说。

其实，他很想问紫俏，“是不是你从不顾及我的感受，我的心痛？为了维护可笑的尊严，你宁可牺牲初恋，牺牲我？”

可是，他不忍心用这种话来伤她。

他环顾陶吧，语调趋近平缓：“陶吧是我自己的，与叶家无关，陶瓷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开个陶吧正合适，以前看不清，如今才找准自己的位置。”

“你不该辜负叶远婷，宋妈妈会失望的。”紫俏悠悠地说。

衮瓷问道：“为了不让她失望，所以我辜负了你。”

紫俏赶紧低下头看资料，半晌，嘴里嘀咕出一句话：“如果这陶吧的策划做不好，我想我会死得很惨，我们的张总啊，叮咛我半天，啰嗦着呢！”

她不想碰触已经结痂的伤疤，把话题转移到广告上面：“叫嚣式的广告已成为过去，如今是润物细无声。以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角度宣传陶吧，可以减轻商业色彩，增加亲和力。”

只有在这个话题上，紫俏才能够侃侃而谈，衮瓷低头苦笑。

紫俏指着正在画陶的母女俩，悄声道：“拍摄那天，把你喜欢的那个小妞妞邀请来吧，将她卷俏的睫毛、胖胖的小手和手中的陶瓷拍成特写，效果一定好。”

广告方案沟通得很顺利，预计三天后可以拍摄。

午后四点，雨停了，夕阳染红了天，紫俏临窗而坐，柔美的鹅蛋脸被暮霭映成粉红，衮瓷流连着看，不忍放她离去。

他要求紫俏为他接风，其实就是想与她多些独处的时间，可紫俏却邀来了陪

客——谢宁和石磊夫妻俩，还带着一对龙凤胎的宝贝。老大是男孩，小名龙宝，老二是女孩，小名凤宝，长得却并不相像。

谢宁解释：“他俩是异卵双胞胎，不只模样不像，连小脾气都不一样。”

衾瓷还没有做父亲，今天第一次见到好友的孩子，新奇得很，童心大起，和紫俏一人抱一个，满屋追跑，逗得龙宝、凤宝咯咯笑。

吃饭时就不妙了，两个十八个月的孩子，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尿了，谢宁和紫俏忙得不亦乐乎，只剩下石磊陪着衾瓷喝闷酒。

石磊和衾瓷是大学同窗，谢宁和紫俏是闺中蜜友，所以，他们四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
石磊直言不讳，对衾瓷说道：“你们回不到从前的，放手吧！”

衾瓷的心沉下去，一直沉到燕水湖底。

第二章 青梅竹马

从记事起，衮瓷就没看见过紫俏的父母，紫俏是在吴家长大的。

吴家与宋家都在陶瓷厂的家属大院里住，宋衮瓷的爷爷是陶瓷厂的厂长，紫俏的外公、外婆是陶瓷厂的职工。

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尽管紫俏没有父母的爱，但她的外公、外婆、舅父、舅妈都给了她格外的疼惜。那无微不至的呵护，令大院里的孩子们羡慕不已，甚至引起了女孩们的嫉妒。她们曾合伙讥讽紫俏：

“穿美裙子就是公主了吗？”

“你是吴家外婆从垃圾堆里捡来的！”

“你是没爸没妈的野孩子！”

但，这类事情只发生过一次。

原因是宋衮瓷发怒了，像个小豹子似的。结果，女孩子的哥哥弟弟们，宋衮瓷和他的小帮凶们混在一起，打了个痛痛快快的群架。

一向彬彬有礼的好孩子宋衮瓷，从此声名远扬，在大院的孩子中立了威风，并且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暴打。

邻居们曾在背地里议论：“紫俏虽没她妈妈长得漂亮，但一样会惹人……”。

他们以为，紫俏还小，和他们家中风跑的顽童一样，不会留意大人的谈话。

他们说，紫俏的妈妈是被一个军官抛弃的，出身不好的吴一彤配不上于军。

提起吴一彤的出身，还要从紫俏的外婆说起——

解放前，紫俏的外婆——李儒绣，是李氏家族的大小姐。

李家——在燕阳，从清朝起至解放前，家族兴旺，声名显赫，垄断着燕阳的油坊、面铺、布庄、烟馆，三千亩良田，上百名长工，亭台楼阁，四世同堂。

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李儒绣的爷爷——李显庭当家时，治家有道，威镇四方。



大儿子李崇文经营油坊、面铺、布庄、烟馆；二儿子李崇武，也就是李儒绣的父亲，掌管兵器弹药，编制三队，操练护院，站岗巡逻，守护炮台（当时北方土匪猖獗，侵扰滋事时有发生）；三儿子李崇逸带领长工田间耕种，收成颇丰。

唯有小儿子李崇安，未能如其名。李显庭训教道：“安者未安！”李崇安驳辩：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”

李崇安可谓是为天下而安，为人民而安。

他在婚后第二日离家出走，从此音信皆无，他新婚的妻子用思念做茧，用回忆化蝶，领着从未见过父亲的独生女苦苦守望，等得满头的银丝，直等到解放后才由组织确认：李崇安化名为李红安，已在抗战时壮烈牺牲。他的独生女到北京捧回了他的骨灰，安葬在燕阳市烈士陵园。

但在那时，李家早已经支离破碎——

除了李崇逸在家务农外，李崇文解放前去往台湾；李崇武因误伤八路军，在解放后判刑入狱。

李氏家族的大小姐李儒绣也受到诸多牵连：尽管是大家闺秀，知书答礼，却无人敢为其做媒，直至三十岁那年，在叔父李崇逸的极力撮合下，嫁给了憨厚老实的吴成。

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，在文革中虽没挨过批斗，但政治污点是不可磨灭的，甚至会带给下一代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李儒绣的女儿，那个能歌善舞的吴一彤，爱上了一名比她大十五岁的科研军官——于军，那时，这类婚姻需要严格的政审。

为了保全于军的政治生命和军旅生涯，保住那个倾注了于军满腔热血的科研室，吴一彤带着腹中的于紫俏决绝离去。

而后，李儒绣抚养着紫俏，吴一彤却消失，没再回家。

一段历史，能写就多少本的传奇？又能演绎多少儿女的痴爱？它带着祖辈的血和泪，爱和恨，呼啸而过，是非功过也罢，荣耀耻辱也罢，爱恨情仇也罢，冥冥中自有因果，谁人可评说？

外婆是这样对紫俏说的：“他们在很偏僻的四川工作，是科研基地，不准与外界联系。你姓于，身体里流淌着于家的血脉，就和姥姥姓李一样，永远不变。”

紫俏默默地听，把和父母有关的支言片语牢牢记在心里。

每年，都会有一笔钱从四川寄过来，于军寄过来的。

每当换季，小姨就会去邮局，喜滋滋地取回一大包来自上海的物品，多数是紫俏的，有衣服、文具、项链、蝴蝶头饰，林林总总。在80年代的北方，这些东西是稀罕的，即使有钱，在当地也买不到。

紫俏感觉出来，这是妈妈寄来的，等她长大， she 会把妈妈找回来。

外婆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，细细地看，总是在轻抚衣料时凝神，然后再给紫俏一一试穿，大小尺寸总能出奇的合身。

外婆会摸着紫俏的头说：“又长高了一大截，真是有苗不愁长！”

就像遍地疯长的凤仙花。

夏天，吴家舅妈把粉红的凤仙花捣碎，涂在紫俏的手指甲上，像十颗亮闪闪的珠宝，惹得衮瓷围前围后地看，舅妈逗他：“等明几个，把俏俏给你做媳妇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衮瓷答应得干脆，拉起紫俏飞快地跑，把手中的风车转成风中的花。

当时，在宋家，陶器随处可见，衮瓷时不时缠着妈妈要花纸，积攒厚厚的一摞，就送给紫俏。

那是用来装饰陶瓷的图样，有点像现在孩子玩的粘贴，能从溜滑的纸板上掀下薄如蝉翼的膜，那膜上绘着卷草、梅花、牡丹、鸳鸯、鲤鱼，宝黛读西厢，昭君出塞外、牛郎会织女。

紫俏不会掀，总是弄坏，衮瓷掀得好，那么大幅的宝黛读西厢都掀得不破不露，紫俏觉得简直就是完美无缺，就如同他的人。

他俩把那薄膜夹在书页中，贴在玻璃窗上，最好是在冬天里做冰陶花——找来圆口铁碗，注入半碗清水，把选好的花纸薄膜平放入水中，然后端到外面的窗台上，用报纸盖好，等它结冰。

第二天清晨，衮瓷会呵着白色的寒气早早来到吴家，把冻好的冰碗捧给紫俏看，里面的冰陶花可真美，光盈盈，亮闪闪，手抱琵琶的王昭君披着毛茸茸的风雪帽，在冰碗中清朗鲜活。他俩低头而看，紫俏讲故事给衮瓷听，直到冰花化成水。

后来，宋家搬离陶瓷厂大院，住进了高楼。那时紫俏十二岁，衮瓷十三岁，衮瓷告诉紫俏：“我会回来看你。”

衮瓷回来过，也没有几次，他们都大了，懂得了羞涩，在一群小伙伴之间，想接近，却又离得很远。

后来，衮瓷的爷爷退休后，陶瓷厂也倒闭了。衮瓷的父亲进入燕阳市政府工作，衮瓷转到省重点中学，叶远婷也在这所高贵的学校读书，和他同年不同班。

陶瓷厂家属大院是在紫俏十六岁那年拆迁的。拆迁前夕，衮瓷回来了，最后一次，在夏季的傍晚。

那情景总能回到紫俏的梦中，真真切切——

白衣少年，紫裙少女，相伴行走在老院子里，时而高谈阔论，时而低眉浅笑，还有那婆娑的大槐树唱着老掉牙的情歌。

在树的下面，衮瓷不依不饶，缠着紫俏要听《捉泥鳅》，那是紫俏在小学比赛中获奖的歌。紫俏躲到老树的背后，和衮瓷隔树而靠，轻声低唱：“池塘的水

